



一场秋欢

□汪恒

到北方出差,我顺道回了趟乡下老家看望父母。

车刚拐进村口,就看见父亲蹲在菜园里摘辣椒。橙红的太阳悬在西山头,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,竹篮里堆满了红红的辣椒。他头上的白发沾着细碎的辣椒叶,粗糙的手指熟练地掐断椒柄,偶尔直起身捶捶腰。我停下车,隔着田垄喊了声:“爸,我回来了!”他直起身朝我笑,手里还攥着一把红得发亮的辣椒,像握着一个小小的火把。

母亲早已在院门口张望,围裙上沾着面粉。接过我给他们买的补品,一边责怪我乱花钱,一边领着我往厨房走:“刚蒸好的南瓜馍,香着呢。”灶台上的铁锅冒着白汽,掀开锅盖,清甜的南瓜香混着麦香扑面而来。金黄的馍馍捏得圆滚滚,咬一口,松软里带着南瓜的绵甜。母亲说,这南瓜长在菜园边,前几天刚摘了俩:“老品种,甜得很,你小时候最爱吃”。

次日,天刚蒙蒙亮,父亲叫我去刨红薯。地里的红薯藤早已割倒,只留下褐色的藤茬扎在土里。我拿起钉耙在藤茬的一侧挖下去,顺势上抬,带着潮湿土腥味和红薯清香的泥土瞬间被翻开,一窝胖乎乎的红薯裹着泥,胖娃娃似的挤在一起。父亲蹲在一旁说:“今年雨水足,红薯又大又甜,熬粥最香。”他蹲下身,伸手拔出最大的那只,满是欣慰。

中午,母亲提着竹篮来送水,篮子里装着刚煮好的玉米。剥开翠绿的苞叶,金黄的玉米粒冒着热气,咬一口,糯糯的、甜甜的。“这是最后一茬鲜玉米,还想吃,只能明年了。”母亲说。她坐在田埂上,看着我和父亲把红薯装进编织袋,“今年的早熟玉米,收了两千多斤,卖了个好价钱,你爸说明年再多种点。”我看了眼父亲,他正弯腰捡红薯,后背的衣服已湿透……

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,门前的晒谷场上,晒着新收的稻谷。父亲和母亲坐在门口休息,我像儿时一样,赤着脚翻稻谷。谷粒在阳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,赤脚踩上去,温热的触感裹住脚掌,带着细碎的咯痛——那是稻谷尖还没散尽的脆劲儿,刺着皮肤却让人满是踏实。“再晒一会儿,就拢堆,装袋。”父亲说。我应着,脚趾蜷起又舒展,沟壑随脚步蔓延,整个晒谷场上都是谷香。

晚饭了。母亲用新挖的红薯熬了粥,又炒了盘辣椒炒蛋。红薯粥熬得稠稠的,抿一口,甜意在舌尖散开;红辣椒是早上摘的,鲜辣够味,裹着鸡蛋的香,一口下去,满是秋的滋味。父亲倒了杯米酒:“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吧?城里的菜,总少点味儿。”看着桌上的菜,看着父母眼角的笑纹,我忽然明白,这饭菜的味儿,是土地的馈赠,是劳作的踏实,更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温暖。

夜里,躺在老屋的床上,我听着窗外的虫鸣。想起白天和父亲一起刨红薯,他满是笑容的样子;想起母亲在厨房忙碌时,让我多吃点南瓜馍的话语……这些细碎的瞬间,像秋天的果实一样,沉甸甸地落在心里。曾经以为,成长是离开家乡,去远方追逐繁华;如今我却感到,最珍贵的幸福,不过是秋天丰收时,能回家帮父母摘一把辣椒,刨一袋红薯,和他们一起吃一顿满是烟火气的饭。

离开老家时,母亲往我车里塞满刚摘的南瓜、柿子,新鲜的鸡蛋,刚榨的芝麻油……“吃完了再回来拿,家里还有呢。”父亲站在一旁,说,“年底时,等你回来打糍粑,杀年猪……”我心里温暖,连连点头。原来,这一场秋欢,藏着乡村的烟火气,更藏着最朴素幸福——只要肯劳作,肯相守,日子就会像这秋天的收成一样,满满当当,甜甜蜜蜜。

天气终于凉爽下来。想起乡下的老家还有一棵枣树,这个季节枣儿也该成熟了。

曾听大姐说,老家门口的这棵枣树,是她和父亲一道种下的,按说也有四五十年了。早在孩提时代,我和一群小伙伴就围在枣树下捉迷藏,身后还跟着调皮的小猫小狗。有一回,那金钩似的枣刺划破了我的脸蛋,一连几天血丝影影,至今还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。

青青的枣树生命力极强,记得那些年月农事繁忙,家乡岗高水少,无人浇灌,无人施肥,无人治虫,更无人料理它。可它在与鸡鸭、野草、万物的争春中顽强地生长着。当它慢慢长大,悄悄地挂累累果实的时候,大人小孩才一窝蜂似的开始看上它。

枣树年年长。每到暑期,枣儿在树上还是青青的,还没有指头般大小,我们就天天注视着它。虽然大人说,吃了青果会拉肚子,可小伙伴们每往树下过,一眨眼就摘下一两颗,把青枣果含进嘴里。很多时候,大家有事没事也千方百计找理由通过树底下。

暑假快结束的时候,枣果的个子长得差不多了,果面已泛起点点红斑。这时候,调皮的同学们常常要来“胡闹”。母亲把看管枣树的任务交给我,因而,常常在午睡的时间,我会被石块、竹杆与枣树的敲击声吵醒,喊一声“谁在打枣?”,连忙冲到门口去看,不见人影,单见青枣和树叶落了一地。

老家的这棵枣树属于南方的什么系列,我至今也搞不明白,只记得每年大约在农历七月半之后成熟。随着枣树和我渐渐长大,枣树已经高至房顶。看到枣果红了一大半的时候,我们便选一个空闲的时间开摘了。一阵敲打打打之后,枣子还有躲藏在树梢上的,我就起身爬上树去摘,总有不少的收获。

等到收集起来,足有一大筐红枣,母亲常常还要一小包一小包装起来,往左邻右舍家送去尝鲜。然后,赶上集镇的墟日,母亲又提上一篮去叫卖,一角一分凑起

老家的枣树

□黄良木

来,正好补充下学年我们几个小孩的学费。剩下的枣儿就与米饭同蒸,如此这般,米饭和枣儿相得益彰,都能焕发出淡淡的清香。如果蒸熟的枣儿当天吃不完,还可晒成枣干,客人来家时招待。

家乡人对红枣是情有独钟的。新娘新郎成婚时要有红枣,取意“早生贵子”;春节走亲拜年要有红枣,取意“祝福早春”;中秋赏月要有红枣,取意“早接丰收”。早些时我每到丈母娘家,放些红枣煮上几个鸡蛋,算是最上乘的补品了。

时间一晃,我到城里定居已经二十多年了。

等到这个双休日,妻子提议要到老家打枣,正中我下怀。于是,捡起空余的编织袋,匆匆打点行装,终于赶到了日思夜想的枣树底下。乍一看,枣儿密密匝匝地缀满枝头,枣果把倔强的树枝压弯了腰,原先树下可以通过大人的小道,如今小孩只能低头走过;向阳一面的枣果在片片绿叶间泛起点点红光;棕褐色碗口般粗壮的主干上也比上年多长出许多枝丫丫。

我拿起竹竿往枣树一阵猛扫,地上顿时如下冰雹一般,枣子与树叶晒满了门口的坪地。邻居小徐一家见到我们,还热情地过来帮着打枣。不到半天时间,两只编织袋已口满腹圆。

回到县城,一边挑拣着碎末,一边品尝着枣果,我不禁联想开:枣树常与野草为伍,它是那样的平凡,从不苛求人们给它的赐予,在大自然间和野草一样用它的枝叶和根系默默地接收阳光雨露。但是它的品格又是那么高大,不祈求环境多好,耐得住寂寞和清贫,无私地给人类带来生态、甜蜜和希望。

望着盘中的枣儿,遥想老家那婀娜多姿的枣树,无限的敬意油然而生。老家和老家的枣树一样,那就是我的乡愁。



古木秋色图

□程寅生作

秋天吃丝瓜

□王文英

丝瓜,江山腔叫“天萝”,是吴语方言,“萝”,发去声,读起来干脆有力。

我们还把油条叫做“天萝丝”,“丝”也是去声。丝瓜和油条的形体还挺像,都是修长长长的,“丝”又是怎么来的呢?我问妈妈,她也不知道,反正老一辈就这么叫的,就这么代代传承下来了。

我们乡下还有这样的说法:“秋天的丝瓜当补药,秋天的茄子当毒药。”这样的对比简直就是找伤害的,茄子不服呢?我查阅了一下资料:茄子属于寒凉食品,再加上霜打后茄碱的含量会增加,因此秋收的茄子最好少吃甚至不吃。至于丝瓜,富含水分和维生素矿物质,多吃一些既有助于补水,也可以帮助润燥。秋后的丝瓜营养价值更高,胜过良药。难怪农谚说“秋收丝瓜胜良药,秋收茄子似毒药”。

这样一来,秋天的丝瓜就比较开心了,但人家又丝毫不张扬。在菜市场、超市甚至酒店点菜柜里,丝瓜总是被摆放在显眼的位置,整齐地码放着,翠绿着,不说话。茄子只能像委屈的小媳妇一样缩在一旁,脸色发紫,也不说话。但这个没办法的事,丝瓜、茄子和人一样,各有各的高光时刻。

丝瓜刨了壳,露出质地青白的肉,柔软,活腻,清香。它和泥鳅是绝配,丝瓜炖泥鳅是道好菜;丝瓜蛋汤,丝瓜炒豆腐,清炒丝瓜,炒肉片,都很好吃,软软的,柔柔的,嫩嫩的,滑滑的,但一定要用菜籽油来炒才香。

丝瓜壳也是一道好菜。切碎,加点咸菜,粗糙,有嚼劲有味道,如今也被追捧到五星级酒店的餐桌上了。

我对丝瓜的好感却来源于那深绿的叶子,像张开五指的大手,在池塘里就是一叶小舟了。这小舟曾经载着一位仙姑,我小时候,常听妈妈讲起这个口口相传的故事——在她的娘家上余镇雁塘村,一户人家有个童养媳,婆婆颇为嫌弃,在池塘的中央岛上种了丝瓜,

把船锁住后,故意安排童养媳去岛上摘丝瓜。不料童养媳原是仙姑,她摘了两片丝瓜叶,放在水面上,双脚踩上丝瓜叶,就这么自如地飘了过去,每次都成功摘了丝瓜回来。后来,仙姑骑着神鹿到了我老家岩下村的神仙洞里去了。神仙洞下的镇岩寺里,一直供奉着这位仙姑。小时候,我每次瞻仰这位貌美的仙姑娘,都怀着敬畏,都会想起丝瓜叶的故事。

我总觉得丝瓜叶也是有仙气的。丝瓜叶随着藤蔓一路绿过去,藤蔓延伸到哪里,叶子就绿到哪里,紧接着就一路开出黄色娇艳的花,引来蜜蜂和蝴蝶,花落后就结果了,一根小丝瓜垂吊着,一天朝着土地的方向生长,一天比一天沉,好像地球引力拉长了它,而不仅仅是阳光雨露的滋养。叶子呢,根部的叶子一天天枯黄衰老,头部的叶子还在嫩绿着生长,这一路上,从低到高,从下到上,多少世同堂了?丝瓜一边生长,我们一边采摘,吃也吃不完。

吃不完的丝瓜,不能像南瓜一样晒南瓜干,晒出美丽的秋景来,只能在藤蔓上一天天老去,叶子枯黄,藤蔓枯黄。丝瓜呢,不再修长,不再苗条,很沧桑,身体臃肿膨大,外壳变黄,变硬,一个个轻飘飘地吊着,一副落寞的模样。最后挂在墙上风干,变成丝瓜络。丝瓜络里面,装满丝瓜的种子。

丝瓜络不仅可以洗碗,还有别的功用。我们家乡有句谚语:“天络壳打老公。”意思是高高举起,轻轻放下。你想啊,丝瓜壳那么轻飘飘的东西怎么打人呢?这不就是说,我拿个豆腐砸你啊。



秋色秋声

□阮振亚/作